

爲社會服務之模範小說

# 一文錢

上海醫學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印行

一文錢

全一冊定價大洋叁角

著者

張煥斗

流通者

上海梅白格路  
醫學書局

印刷者

上海山海關路二二九號  
人文印書館



如有同志加印廣爲流傳者

每百本祇收工料洋二十元

電話七七八七號

# 李序

今天下何盲於心者之多也。心何以盲？因其不正而盲。大學謂心有所恐懼，憂患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夫心與腦相舍接，心之體頑然一血塊耳。以腦之靈明入於心，則心明而且靈矣。心一不正，與腦針鼠相違，腦雖欲以靈明付心而不能入心。於是茫茫然逞其冥頑之體，而爲非禮非義亡廉亡恥之事。卒至墜淵入坑而喪其身，則盲之爲害大矣。吾友逸槎張君幼好讀書，勤於學問，長於藝術，生平除作事外，無一刻不以書本圖冊寓目。於是筆畫之年，目力用竭，致有失明之憾。吾以爲無憾焉。君雖盲於目而不盲於心也。日者以近著一文錢說部，見示。

讀再過難口授筆述而二十四回節目細密周匝無一罅漏處以數萬里壯游所聞見數十年靜觀所覺悟借題發揮而一以勸善懲惡爲宗旨入理深而措詞顯指陳切而寓意微君之靈明迸露紙上何嘗盲哉且今詐僞之風盛爭奪之事紛目之所構無一可忻於心老子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以爲不見可惡使心不怒則雖盲何憾是書也可以警使詐僞之徒可以醒乎爭權奪利之衆卽可以正人之心使與靈明之腦針孔相入不至妄作妄爲以喪厥躬然則先生之功豈在禹下哉何有於目之盲不盲哉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世愚弟李鍾珏謹序

## 自序

稗官野史小說家言也本無關乎重輕第汗牛充棟災梨禍棗之書固不在少數而能膾炙人口有裨於世道人心者亦大有在也視其書之精蘊如何耳精蘊維何其要有五一曰情節新奇仍不出乎天理人情之外非可動以神仙狐鬼之說作辭窮之後盾者二曰筆力雄厚措辭婉轉莊諧迭出妙緒環生使閱者玩索有味百讀不厭三曰作小說須富於閱歷經驗雖不必讀萬卷書然必須行萬里路於舟車馬腹間採風問俗殫見洽聞斯行文得如聞其聲如歷其境之妙四曰小說中最忌者繁于顯沛流離之經過簡于功名遂之顯揚紆曲盤旋橫生枝

節拖泥帶水旨趣毫無使閱者情志鬱結而不舒腦筋大受其  
激刺吾人碌碌終日必有休息之時間以回復其精神氣力若  
散步園林運舒筋骨玩賞花木吐納清新而外披覽小說亦屬  
消閒遣興之事原欲以逸補勞豈可求益反損故作者宜効法  
水滸天雨花好迷傳等諸傑作全篇有全篇之總結束每段有  
每段之小結束言簡而意賅卽偶閱一二回亦足使心神愉快  
掩卷無憾是謂最優之點五曰當注意於世道人心之誠僞而  
加意描寫其福善禍淫之狀況以堅其善善惡惡之心志苟五  
要具備而不洛陽紙貴吾不信也煥斗今年七十有八矣不幸  
雙目失明與山川景色早告長別離羣索居終日枯坐悲人心

之不古慨身世之寂寥因將所聞粵事之可歌可泣足以風世  
而能發人深省者編成一文錢小說貢於社會冀以一得之愚  
藉作勸世之助揆之上述五要則不如遠甚同人慙慙付梓深  
愧遺譏梨棗所望有道君子幸辱教言以匡不逮云爾丙寅初  
夏思補老人張煥斗識於花好月圓人壽之廬

爲社會服務  
之模範小說 一文錢

楔子

我中國二十二行省，有五大名鎮，曰牛莊鎮，漢口鎮，景德鎮，朱仙鎮，佛山鎮。在下年二十五，即飢驅出門，足跡半天下。如江蘇，浙江，廣東，廣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東，河北，河南，福建，此外如熱河，安南，日本，或遍歷名勝，或道出是邦。惟五鎮中，祇劉其二，即漢口，佛山是也。繼於前清光緒初季，以徽員聽鼓穗垣，公餘之暇，尤喜探詢粵中掌故以自遣。一日清晨，偕友購衣料，至省城西關外，擇一專營綢緞布疋之鋪。鋪面極爲闊大，店夥數十人，奔走應接，尙有多人，鵠立以待，其生意之繁盛，不言而喻。因亦躑躅櫃外，偶抬頭，見中懸金



字大匾一方，上書「一文錢」三字，不覺錯愕者久之！見傍立一老者，手持三尺餘長之大烟袋，既可吸烟，又可作杖，因向其殷勤問詢此三字之來歷。老者見問，即取烟袋，猛吸一口，一時口眼俱閉。良久，始張口噴出餘烟，乃瞠目上下熟視，厲聲曰：幸虧你問到了我，否則難難難！語未竟，又咳嗽大作，余待其喘息稍定，乃徐問曰：長者吞吐其詞，殆有難言之隱耶？老者搖首答曰：否！一文錢之歷史，我知之甚詳，傳播斯事，久蓄此念，奈此遠年故事，恐非片言所能詳盡何！余好奇心切，因捨正事，與老者就臨路茶肆，啜茗高談，盡日之長，始竟其說。天已昏黑，老者匆匆別去。因思一文錢之發起人李耀祖，於山窮水盡時，不怨天，不尤人，逢人自述其既往之非，力闢其自新之路，爲人所不敢爲，忍人所不能忍，卒至家聲重振，遠邇往昔，正不愧爲空前絕後之奇男子，造時世之大英雄，大澈大悟之阿羅漢。其嘉言懿行，足使貧夫廉而懦夫立，擬從容致辭，以

小說家言，編集開世。爰將全書節目，先行披露如左：

第一回老封翁行善得子

小四凶黨惡結盟

第二回殺風景瘋漢肆輕狂

悲薄命花魁萌短見

第三回宏佛法建醮消災

抒議論直言召禍

第四回發天良病中訓子

遭打擊苦裏尋甘

第五回妙不妙假以濟假

乖不乖愚人自愚

第六回貪風月咎由自取

投所好計出天然

第七回水盡山窮四凶結局

生離死別百感交乘

第八回索絕懸樑前後恍同隔世

撫躬引咎恩怨何必分明

第九回再世爲人頭頭是道

不遺餘力處處歡迎

第十回出淤泥而不染

藉負販以謀生

第十一回苦口婆心到處現身說法

塞途空巷竟然舉國若狂

第十二回下鄉購貨積弊全消

合夥投機盈餘大獲

第十三回追往事勦籌贖罪會

證前因熱結不解緣

第十四回疫氣蔓延虔製靈丹而救急

尸棺狼藉躬親邊葬以清源

第十五回絕癰憑臨大開眼界

天財付托靜待時機

第十六回密室談心隔牆有耳

橫財小得暴病大來

第十七回家庭革命小鳳兒大義滅親

中饋求賢冬梅姐熱忱報主

第十八回暗襲明攻夫妻分任

人情天理父女輸誠

第十九回三屬奇荒官紳束手

一腔義憤志士遭刑

第二十回臨別贈言皆大歡喜

逢場作戲故示寒酸

第二十一回苗家集白菊花授首

烏涌墟梁大公出檢

第二十二回賢長官以救民爲急務

熱心人始泣涕而陳詞

第二十三回一見一聞私衷竊慰

降災降福天道至公

第二十四回 浩蕩皇恩榮頒三道詔

闡揚盛德歸結一文錢

以上爲此書大致，容在下一樁樁，一件件，敷敘出來，爲閱者消閑解悶。不過自覺閱歷不多，筆墨不好，還祈閱者原諒指教爲感。正是

自慚學問工夫少 願得名流賜教多

第一回 老封翁行善得子 小四凶黨惡結盟

話說廣東佛山鎮，爲粵桂贛三省通衢要道，商賈雲集，市廛之熱鬧，不亞於廣州。其中有一富戶，姓李名大榮，家財將及百萬，捐了個五品封職。夫妻年屆半百，尙無子嗣。每談及此事，夫妻相對唏噓。其夫人王氏，常向大榮道，我家雖富有資財，不但膝下無兒，卽族中亦門衰祚薄，必須行些善事纔好。大榮生性鄙吝，經其妻屢勸，始慢慢覺悟，漸能以資助貧寒爲事。有一年大水沖決湖堤，大榮遇一道者，手中持一布招，上書「善觀氣色」四字，大榮便以子息相問。道者云，君家本有九子（人子能光

大其族的，叫亢宗子一人，因君刻薄成家，以致絕嗣。倘能力籌巨款，獨修已決之基園，三年內必生一子。如尊閭年歲較大，不妨另置小星。失此機會，恐將無及。大榮見道者面貌清奇，頗爲驚信。歸商王氏，卽擇日收婢女春蘭爲妾，一面便將基園修復。說也奇怪，不上三月，春蘭已身懷六甲，大榮夫婦，歡天喜地，力行善舉。迨至十月，呱呱落地，却是一男。大榮夫婦喜出望外，取名耀祖。諸親好友，賀客盈門。春蘭產後，病體懨懨，因另僱乳母四人，輪流喂養。三朝滿月，熱鬧情形，自不待言。大榮並令乳母各將所生之子帶來，與耀祖作伴，更形熱鬧。時光迅速，耀祖長成，已到六歲，奶娘之子，亦各六七歲不等，耀祖終日與他們成羣的玩耍。大榮請了一位訓蒙的老師，教他們讀書識字。先生與他們各取了名字，最大的姓賴，就叫做賴大；第二姓吳，叫吳二；第三姓畢，便叫畢三；第四姓甘，就名甘四。耀祖尙循規蹈矩，每日上學。其餘四人，嬉皮癩臉。

，不放先生在眼裏，讀書更屬有名無實。耀祖雖尚馴謹，然四人不在，便有不快之狀。大榮亦無可如何。不料有一年，忽然天災流行，大榮夫婦患瘟疫，相繼去世。其時耀祖年已十四，終日被四人糾合，不務正業。春蘭以婢女出身，又不知教訓爲何事，既亦因病身故。耀祖等五人，無人管束，成羣結隊，閒游浪蕩。耀祖雖不務正事，然性情忠厚，尙不至爲非作歹。其餘四人，年歲較大，見耀祖忠厚可欺，四人結爲異姓手足，靠着耀祖有錢，無惡不作。所有費用，莫非耀祖供給，司賬或供應稍遲，耀祖且爲催取，大有近世共產主義之概。以故鎮上商民，畏四人如虎，目爲小四凶。其時年均二十歲左右，忽然想到省地繁華，定必勝於佛鎮，遂慫恿耀祖，到省城租一大公館，終日無非吃著嫖賭。他們幾人，不但浪費銀錢，且常常做使人難堪的事，以爲快樂。耀祖已略知人事，雖與彼等不志同道合，亦並未多方勸阻。不上數年，家私看看殆盡，四凶亦惡貫滿盈，報應不

爽。其零星小事，無暇細講，且把四人所行之事，爲社會最痛恨者，分述於下。畢竟所做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殺風景瘋漢肆狂 悲薄命花魁萌短見

話說廣東繁華，甲於天下，妓寮賭館，徧地皆是。其中最著名者，曰谷阜。妓艇百餘號，最大者長十餘丈，高三四層，分踣排列，互相聯結，永遠停泊，不能行動。妓女不下數千人，入夜則燈火萬家，笙歌盈耳。每船下層，安置廚灶，及雜役居住。中上層分隔斗室，狀如鴿棚，每室祇容一榻，每榻居一二妓不等。頂層則若廳事，游客之來此擺酒者，卽以此爲飲宴之所。明星朗月時，憑欄眺望，珠江十里，可以俯視一切。其時妓女中有名鮮花榮者，實爲珠江中之翹楚，艷幟高張，豪華公子，以一見顏色爲幸，欲真個銷魂，殊非易易。鮮花榮亦自高身價，驕矜之氣，令人望而却步。李耀祖雖於此道不甚注意，乃吳二最好漁色，屢招鮮花榮侑酒，均

詎料難逢。一夕，有人邀請龐福興四囚同至谷阜，吳二又想搗鮮花榮陣裏，以病不能赴辭。適有陳老三後至，便道：「今晚何寂寞乃爾！」吳二卽告以屢招鮮花榮不至，今晚又因有疾不到。陳老三道：「頃見鮮花榮扶婢而行，現時尙在某艇，何云有病？」吳二面有愧色道：「當必有以報之！」席散後，便問明鮮花榮的住艇，叫做阿張艇，在谷阜中踰第五艇便是。遂相繼散去。過了月餘，相傳廣西某撫台的公子，赴京攷試，道出珠江。一日，有一少年至阿張艇見鴛母道：「我係同某公子進京攷試的，某公子素耳貴艇鮮花榮的豔名，特在某艇宴客，欲求鮮花榮一至，未知可否？」區區五十金，卽某公子命以相贈者。鴛母亦不敢自主，就進房與鮮花榮商允，方始收受。少年又道：「今夜是公子自作主人，務請早到，鴛母亦首肯。是晚鮮花榮盛裝而往，公子尙未到坐，客已有四五人，談及公子爲某大憲所招，大約就可回來。言未竟，便有大號紫艷艇駛至，公子與跟從四五人，蜂擁上艇，



坐客咸相繼出艚迎迓。各道寒暄畢，一人指鮮花榮向公子道：這就是公子朝思暮想的鮮花榮。鮮花榮見公子姣好，亦一笑相迎。入座後，公子便向衆人道：家君耳目較近，且此地父執甚多，狎邪之游，恐爲家君偵悉，必遭嚴責，請傳語萬勿以姓名相告。衆人便叫艇家告以公子所命，艇家亦唯唯而退。旣而觥籌交錯，賓主盡歡。公子攜鮮花榮之手，鮮花榮見公子手帶的鑽戒，比自己所帶之戒更大，卽從公子手上取下。公子便將自己之戒與鮮花榮帶上，笑謂鮮花榮道：你的鑽戒太小，將來應該買一大的。鮮花榮道：你肯買，就請你買。公子道：咱們倆只要交情夠得上，這一點兒亦算不了什麼。衆客見兩人情投意合，遂叫鴿母阿張來，向他說道：公子在這兩三天內就要動身，時不可失，今晚我等須玉成其事。鴿母偶一回頭，見鮮花榮手上帶了一個大鑽戒，想來一定是公子的，又見他兩人非常親熱，此舉鮮花榮必已默許。便說道：這事當與榮姑一商，就向鮮花榮招手，